

夜光杯

小满,绿叶成阴子满枝

韩可胜

小满,第八个节气。夏天的第二个节气。“满”,《说文解字》解释为“盈溢也”,意思是水满了。后来延伸开来,就不仅仅是指水了。“黄四娘家花满蹊”“山雨欲来风满楼”“满面尘灰烟火色”“春色满园关不住”……延伸出各种具象和抽象的满。而“小满”也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为水,因为降雨多,江河渐满。另一种解释,小麦之类谷物开始灌浆。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说“物至于此小得盈满”,泛指各种果实,又不仅仅指小麦了。虽然还在孟夏,但春天已杳无踪迹,“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阴子满枝。”果实们正在趋于饱满的路上。一切只是“小满”,还不到“大满”。

然而二十四节气中,压根儿就没有“大满”。小与大相对,节气中有小暑,就有大暑;有小雪,就有大雪;有小寒,就有大寒。唯独有小满,没有大满。为什么呢?原因在于中国人对“满”充满了警惕,所谓“满招损,谦受益”。许多耳熟能详的观念都与此有关,比如:日中则移,月盈即亏;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盛极则衰,枯荣轮转……我小时候读书不错,听到最多的教诲就是不要“骄傲自满”,耳朵也不要出茧来。连带生活中,酒喝六分醉,饭吃七分饱——什么事情都要恰到好处,不要太“满”。

每个节气都分三候。小满第一候,“苦菜秀”。苦菜是古诗文中的常客,宋代诗人王之望说:“朝来食指动,苦菜入春盘”,可见它自古就在人们的食谱之中。晚清重臣张之洞也有这样的诗句:“上山采苦菜,青青不盈筐。”“秀”是抽穗开花的意思。苦菜属于菊科,苦菜花颇有一点菊花的姿容。小时候看过一部电影《苦菜花》,主题曲是那个时代的经典,我至今能想起那旋律。作家吴伯箫说:“感人的歌声留给人的记忆是长远的。”一点不假。

小满第二候,“靡草死”。靡草,一种纤细柔弱,随风倒伏的草。“靡”是随风倒下的意思,比如“风靡”“所向披靡”。古人认为,万物应时而动,这种草“感阴而生”,阳气强的时候,就会枯萎死去。“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靡草再生又是明年。所谓“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大自然的有情体现在它的无情之中。

小满第三候,“麦秋至”,麦子成熟了。“秋”是“禾谷熟也”,成熟的意思。宋朝多位诗人写有“小麦青青大麦黄”,不知道谁才是著作权所有者。现在稻米是第一主食,东

北都以生产优质大米著称。可是在历史上,麦才是黄河流域的主角。“四月南风大麦黄,枣花未落桐叶长”,小满节气,最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好在大麦收获了。大麦收获和水稻插秧几乎是同步的事情,诗人们欣赏“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的时候,农民迎来了忙碌的季节:“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

比起感人的歌声,饥饿给人的记忆更加刻骨铭心。从记事开始,每到小满节气,肚皮空空如也,是一点都不满的。哭着要吃饭,让我大我仅四岁的姐姐也无奈何。好在一切都已过去,全民已经小康。专家们为小康制定了许多

想念蔷薇花墙

金洪远

每年初夏,一群花友相约去附近公园欣赏蔷薇花开并拍照留念。今年不行了,宅在家里足不出户,手机三天两头收到花友微信,不论文字短信还是语音短话,叹息声不断,寻问何时能去公园。我只好劝慰道花开非一年,今年不见明年见。

没想到到公园花工张师傅挺热心,发来了一组“亮丽花墙”照片,梅园黑黝黝的铁栅栏上,色彩各异的蔷薇花盛开着,从这一头延伸到那一头有十几米长,红的热辣,粉的淡雅,白的纯洁,各色花儿紧紧簇拥,组成一道生机盎然、姹紫嫣红的花墙。

翻看一张张花儿新照片,我回想起青年时代朗读唐朝诗人的蔷薇诗: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接着,赶紧把照片发朋友圈与众多花友分享。

见照如见面,蔷薇风采不减去年。诸多花友在群里开起了“思花会”。花友老李说,看着盛开的蔷薇花,我想象着小蜜蜂一定来了吧,今年我无法进园闻一闻沁人心脾的蔷薇花香,就请小蜜蜂代劳嗅一嗅吧。老刘打趣道,老李怪浪漫的,对蔷薇花特别情深。记得去年这个时节,蔷薇花墙下留影的人可不少,荡漾笑意的脸庞,在咔嚓声中留下美好印记。现在公园网红打卡地因疫情不再热闹,再过一段时日恐怕连花儿也要谢了。几个花友立马说,即使花谢了,公园重新开放,咱也要跟蔷薇花墙合影。

我养花植草多年,知晓蔷薇花语意味爱意。不同颜色蔷薇藏着秘而不宣的格言:红色象征热恋,粉色象征誓言,白色象征纯洁。那些青年游客爱在蔷薇花墙前驻足打卡,其心思不言自明。老年游客在蔷薇花墙前的举手投足,除了对当年的美好回忆之外,更多的是寄托对小辈的一份真诚祝愿,并将这份复制的情感粘贴记忆深处带回了家。

其实只要心有蔷薇,“公园大门”在屏幕里每天开着,我明天再去看蔷薇花墙!

看了夜光杯5月6日刊登的《恭候》一文,我对文中“古人尚礼,扬人抑己,交谈时,凡恭敬用语,都不会加诸己身”的说法深表赞同。

其实生活中错用敬辞的现象还是较多的,如会议、课堂和荧屏上经常能看到如下情况:“今天由我们两位主持节目……”“作为一位有着三十多年教龄的老师……”“作为一位一线记者……”还有饭店服务员迎客时间一声:请问你们几位?答:我们八位。这就有些失礼

谦敬有别

余建民

自己敬自己啊。尤其让人费解的是,明明成反面人物了,但有些报道中却爱用人称敬辞“位”来表述。如有媒体通篇都用“N位明星吸毒”来报道的,至于“一位小偷”“首位被枪决的部级官员”诸如此类的说法更是多了去了。

汉语博大精深,分清谦辞和敬辞,仅是其一,还望大家注意为好。

了啊,前者是敬辞迎客,作为被迎者哪有敬辞自称的,自己敬自己啊。尤其让人费解的是,明明成反面人物了,但有些报道中却爱用人称敬辞“位”来表述。如有媒体通篇都用“N位明星吸毒”来报道的,至于“一位小偷”“首位被枪决的部级官员”诸如此类的说法更是多了去了。

汉语博大精深,分清谦辞和敬辞,仅是其一,还望大家注意为好。



花中舞(摄影) 汤青

这个四月,不成为一次小区志愿者,对上海春天的体验是不完整的。

月底,她做一回小区“大白”的愿望实现了。虽早已过知天命,但当夜,她的梦境里果然预演了相关场景,原来内心里认真“孩童”从未离去。平素闲眠至三竿而起,这天五更早早醒来,看晨曦慢慢擦亮窗帘。

利索无虞地套上白色战袍,8:25,她破门而出,如同乘电车的儿时听闻上场铃声,心里洋溢着疾步跨上旋转木马时的愉悦,没有半点紧张,唯有打破静谧的关门声使她的心

风载云旗出不辞

林筱瑾

“咯噔”了一下。

9:00,就位住宅E片区核酸检测的统计岗位。身旁有两员超级“大白”领衔,“小白”的她上位迅速。头一次做没有身材、没有性别的“自己”,抖落怯场、裹住热心,用眼睛暗自临风吟浩歌。

小小的世界发生着奇迹,越年轻的“大白”资历越深。报名时,她理所当然地选择就近服务自己的楼栋,而年轻“大白”偏爱逆行“远方”,比如这位90

后男生。他自豪于自己有一次独立完成PDA+秩序维护+统计这分属三人的任务,原来“远方”的潜台词里藏着“专注”二字。看到草丛中游荡的流浪猫,得闲时刻说起猫奴,90后眉宇间藏不住渴望而不可及的艳羡,只因家里一位有洁癖的母亲;说到做饭,他又热烈了起来……更多的时间里,他把仔细落在种种细节,细节上升为品质。与子同袍,她俨然已成为带着婴儿肥的资深战士的忠粉。

她的“大白”缘,起因于活跃于网上的一群小区年轻人。在居家远程会议和鸡娃不断的春天,眼见物业和居委紧缺人手,淹没在排山倒海的疫情事务时,他们义不容辞地牵手,由几名职场人协助建起易操作的信息处理小程序,功能涵盖了抗疫协同、安全保障、团长甄选、物资转运和医疗咨询五个痛点环节,助力核酸检测、跑腿买药,组织团购最后100米的运输,让小小区抗疫有了专业化的后台

花中舞(摄影) 汤青

标准,许多标准都把年收入放在了第一位。在我看来,第一标准不是有钱,是随时随地不担心吃的。温饱二字,“饱”比“温”更重要。唐代诗人吕岩以艳羡的口气描写牧童:“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很有画面感。这个吕岩可不是一般人,他还有一个更加广为人知的名字:吕洞宾,不错,“八仙”之一的吕洞宾,道教的一代宗师。可见,即便在仙人眼里,能吃饱、有自由,才是幸福的生活。

学生蔡君给我报信,他的儿子、读四年级的泓博,获得“第十一届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大赛青少年组上海赛区初级创意编程组二等奖”。这场比赛是软件与信息技术方面的大赛,当爹的将获奖证书“微”来,欲与我共享喜讯。计算机专业我是外行,获奖的含金量有多重我也不清楚,掠过证书影印件,让我眼前一亮的是签发处落款——倪光南院士道劲、洒脱的签名,这才掂出它的分量。倪光南先生,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计算机领域权威,他是上海复兴中学上世纪五十年代毕业的校友。倪院士兄长、著名的物理学家倪光炯,弟弟、著名的电机工程专家倪光正,都曾在复兴中学求学。一门三杰,倪氏兄弟为国家的科技事业做出了贡献,他们是复兴人尊重的学长。

六十多年前的老校友倪院士为学弟、复旦信息学院计算机系硕士生出身的蔡君儿子颁奖,论资排辈可算三代人了。这事蛮有趣,蔡任职于沪上大型互联网公司,是技术负责人。他的孩子也迷上信息科学,小荷已露尖尖角,孺子可期。由爷爷级的院士校友为孙辈级的小学生获奖证书签字,复兴有光,蔡君有光。作为班主任的我也沾了些许微光,不免有点洋洋得意。

这个小小蔡,说来算我的徒弟了。上幼儿园时由他爷娘带到我家来玩过,长得白净、斯文。大人聊天,他一边安安静静地坐着,翻看从自家带来的图画本。他妈说,小人平时书不离手的。三年级时就读了不少书,连文字本的《少年读资治通鉴》也啃了下来;围棋、国际象棋、桥牌都会玩。孩子最喜欢的事是做数学题,闲暇时,父子俩常在家玩“奥数”比赛,做“编程”游戏,乐此不疲。在学习中玩乐,在玩乐中学习。小家伙也喜欢运动、喜欢音乐,踢几脚足球、弹几首钢琴曲,他都拿得起。除了学校的课业,校外活动还很多,小人儿也不觉得累。平时蔡君工作忙,育儿的担子妈妈挑得多些。妈妈小赵育儿观念前卫,管教孩子的绳绳张弛有度,放得开、收得拢,“都是泓博自己要学的,我们从不勉强他”,妈妈说。兴趣是学习最强的动力,四年级的小朋友,五花八门的奖状拿了许多,就在前两天,这孩子又得了份“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创新与实践大赛”获奖证书,旁人眼里,这爷娘看来当得好不轻松自在。

岁月如梭,二十多年前蔡君的些许轶事片断,想起来清晰如昨天。高一新生入学的八月,学校组织夏令营活动,须住校生活。开营那天早上,我进教室,一眼就看见前排座椅上,有个小男生双手紧抱只带有荷叶边枕套的大枕,规规矩矩地坐着。别的男生行装全马马虎虎的,这让我特别记住了小蔡。高二时,年级组到东方青少年活动基地学农。接车的大巴士停在校门口,他母亲早早地捧着棉被、脸盆等行李来送行,儿子一旁两手空垂。事后被我训了好几句,蔡君有些委屈:“阿拉娘自己要拿额。”他父母都是工人,独生子品学兼优,生活琐事爷娘多担待点,他们认为很自然。

传统、朴素的育子法照样成就了一代人,蔡君夫妇都是名校毕业,育儿观当然理性些。复兴中学老校长彭文怡先生治校时,常将圣人孔夫子“少年若天成,习惯成自然”这名言挂在嘴边,复兴人个个耳熟能详。已步入不惑之年的蔡君自己早记住了,并将它当作校训、家训传下去,得益于“少年养成说”,泓博小朋友是有幸的。

保障,赢得了人心的安稳。和一呼百应的猎猎团旗。疫情,打破了沉寂的千百年来,在乡野和邻里关系,消融冰封的边界,新时期的海派都市,人们从蜗居走向安居时代,由地缘认同强力加持,借着云沟通的上举风力,才有了四月风口里划时代的好邻居

记忆中的模样,据守一隅的玻璃格档,不卑不亢地等着愿意光顾的顾客,而且仍然没有那些花俏的打扮,还是一片片地码在那里以本色的油亮金黄示人。我二话不说便称上了两斤多,一算价钱也不贵,十块钱出头,仍然“草根”。那天我媳妇见我买了苏打饼干本来还颇为不屑,但见我着实吃得香,她便忍不住沾了一片尝了尝,准料一尝之下她连呼好吃,结果后来每次去上海竟然是她主动提议去淮海路买苏打饼干了。

但我自己至今没有在网上买过一次苏打饼干。为什么呢?也许是怕这东西来得太容易,没有了那种思而不得的挂念,吃起来就没那么有味道了罢。

徒弟徒弟

吴莉莉



边看边聊

保障,赢得了人心的安稳。和一呼百应的猎猎团旗。疫情,打破了沉寂的千百年来,在乡野和邻里关系,消融冰封的边界,新时期的海派都市,人们从蜗居走向安居时代,由地缘认同强力加持,借着云沟通的上举风力,才有了四月风口里划时代的好邻居

记忆中的模样,据守一隅的玻璃格档,不卑不亢地等着愿意光顾的顾客,而且仍然没有那些花俏的打扮,还是一片片地码在那里以本色的油亮金黄示人。我二话不说便称上了两斤多,一算价钱也不贵,十块钱出头,仍然“草根”。那天我媳妇见我买了苏打饼干本来还颇为不屑,但见我着实吃得香,她便忍不住沾了一片尝了尝,准料一尝之下她连呼好吃,结果后来每次去上海竟然是她主动提议去淮海路买苏打饼干了。

但我自己至今没有在网上买过一次苏打饼干。为什么呢?也许是怕这东西来得太容易,没有了那种思而不得的挂念,吃起来就没那么有味道了罢。

七夕会

苏打饼干的形状很朴素。两片黄色正方形连接成一个长方形,四边略呈齿状,可以从中间掰开来。饼干上有几处烘烤得略显焦色,但反而更加透出谷物的香味来。

我小时候正是计划经济的最后时光,牛奶难得,要想不时尝尝奶味就得辟蹊径。据前人经验,一个方法是用三颗上海产的“大白兔奶糖”加一杯水泡,等到奶糖溶解了据说浓度和真正的牛奶差不多。还有一个方法则是买铁桶装的奶油饼干。铁皮桶一开,一股浓浓的奶味就会扑面而来。但我嫌奶味腥,甜味,因此并不喜欢。

如果说奶油饼干称得上饼干家族的“高富帅”,那苏打饼干则不得不归入“草根”之列了。和奶油饼干的精美包装不同,我从来没见过商店里卖的苏打饼干有什么包装。只是成堆地码在玻璃做的柜台格子里,要多少便用夹子夹出来用小秤零称,用事先裁好的方纸片包扎起来让顾客带走。也许是这对比太过强烈,太叫人自惭形秽,后来渐渐地市面上竟然难寻苏打饼干的踪影了。

上大学时,在中文系山下的两栋女生宿舍楼之间有一排小房子,开了三家店。其中最大的那家卖各种杂货兼食品。大三下学期,各系学生轮流有一周的时间不上课,分配到学校各个部门参与劳动,名曰“劳动周”。我当时被分配在中文系的资料室。因为我向来和资料室的几

位女老师混得较熟,而且资料室的活也实在不多,所以我反而有了不少睡懒觉的时间。赶不上食堂的早饭,我便每天早上到那家店去随便找点东西果腹。结果有一天我竟然在一堆纸箱里发现有散称的苏打饼干卖,而且不贵,一斤才三块钱。于是此后我便每天早上去称半斤饼干,打上一壶开水,到资料室后大约花半个小时的时间打扫一下卫生,然后就坐下来一边吃着饼干一边看锁在书柜深处的历朝禁毁小说。

前两年去上海,突然发现淮海路上竟然还有小时候记忆中的那种副食品商店,人流如织,买卖兴隆。拐进去浏览一番,只见里面货品甚多,琳琅满目,苏

打饼干一如我记忆中的模样,据守一隅的玻璃格档,不卑不亢地等着愿意光顾的顾客,而且仍然没有那些花俏的打扮,还是一片片地码在那里以本色的油亮金黄示人。我二话不说便称上了两斤多,一算价钱也不贵,十块钱出头,仍然“草根”。那天我媳妇见我买了苏打饼干本来还颇为不屑,但见我着实吃得香,她便忍不住沾了一片尝了尝,准料一尝之下她连呼好吃,结果后来每次去上海竟然是她主动提议去淮海路买苏打饼干了。

但我自己至今没有在网上买过一次苏打饼干。为什么呢?也许是怕这东西来得太容易,没有了那种思而不得的挂念,吃起来就没那么有味道了罢。